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二十六回 空空兒寒宵盜劍 珊珊女月夜飛刀

話說空空兒被虬髯公責備一場，自知當時偏見，誤把燕子飛當做好人，卻不道他是個邪淫奸盜、無惡不作的匪徒，恨不得立刻拿來，碎屍萬段。正想與虬髯公追將上去，並力擒他，忽見劍光起處，黃衫客已跑了回來。空空兒只道他已經拿住，心下大喜，搶行一步，問：「黃道兄，怎麼樣了？」黃衫客收住劍光，把頭一搖，道：「休要提起。」虬髯公見他獨自一人徒手而回，料定依舊不曾得手。但不見與雲龍、一鳴偕來，急問：「文、雷二人那裡去了，可曾遇見？」黃衫客道：「他二人尚在後邊，就要來了。可惡那燕子飛，見貧道追他，將有一里之遙，竟把劍光收住，大膽與貧道交手。約有二、三十個回合，文、雷二人趕到，要助貧道成功。此賊見勢不佳，賣個破綻，又駕劍遁而逃。文、雷二人如何追趕得上。貧道趕了一程，不信他也會催劍之法，把劍一催，瞬息間能無影無蹤。這運用劍法的功力，竟與貧道運用飛龍劍不甚差池。貧道想，追得過於急了，怕的是愈逃愈遠，拿他反甚費力，故此又追了二、三里路，假作追他不上，將劍收住，伏在一旁。看他按住劍光，回頭張望，因見沒有人來，他就落下地去，乃在西南極荒僻的一座山腳下面一所古廟之中。貧道尚想下去擒他，深恐二位道兄盼望，又恐文、雷二人錯趕路途，因此暫且回來，願與二位商議，必須怎樣把他寶劍收起，方可成功。否則，他有此劍護身，諸多費事，不知二位道兄高見若何？」虬髯公道：「這多是空空道兄誤傳他劍遁之術，以致如此。現要收回寶劍，非空空道兄，一行不可。一來他們是師生，究竟有尊卑之判，料那廝不敢無禮。二來空空道兄本以妙手空空四字是名，倘然收他不回，盜也盜了回來，為著徒弟的事，說不得再犯戒一遭。」空空兒聞言，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事到如今，虬髯道兄休得取笑。俺也沒有別的話兒，今晚當把此劍取回就是，但這孽障現在何方，還須黃道兄一同前去，免得尋他不到。」黃衫客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貧道何妨陪道兄同行就是，虬髯道兄也可一同前去。倘得今晚把他就此擒住，豈不是大妙的事。」虬髯公點頭稱是。三人正在商議，雲龍、一鳴多回來了。看他二人氣喘吁吁，這樣春寒料峭的天氣，多走得渾身是汗，說：「那劍遁的神速，步行斷斷趕不上。」虬髯公道：「劍遁一刻時能行三、四十里，步行止多不過十五、六里，相去不止一半，如何追趕得來。你二人今夜也乏了，快去花家那邊歇息，並報知眾人，叫他們安心靜候。我們且去找找那廝再回。」二人諾諾連聲，別了眾仙自去。空空兒、虬髯與黃衫客立刻駕起劍光，取道往西南而行。黃衫在前，空空兒居中，虬髯在後，到得那座荒山，各把劍光一按，飛下地去。果見有所古廟，坍塌不堪，進得廟中，四處搜看，不料竟無燕子飛的蹤影，黃衫客甚是納悶。空空兒在廟中走了一遍，雙眉一皺，對虬髯公與黃衫客道：「那個孽障已經走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虬髯公道：「怎見得他今已走？我們必須再往各處尋尋。」空空兒道：「虬道兄你不信麼，但看從這裡至廟門外，一路之上多有這孽障行路的步跡，不是他走了不成？」虬髯聞言，留心向地上一看，斜月微茫中果見廟內塵埃寸積，埃中一步步多有履痕，始覺恍然大悟，暗想：「空空兒究竟是慣家，瞧得出來蹤去跡。」把頭微微幾點，說：「既然這廝已去，我們在此何益，還須往那處去尋。」黃衫客沉吟道：「他在此間最妙，既又逃往他方，一時再到那裡去找，還是回到花家，且待明日再作區處，不知空空道兄意下如何？」空空兒道：「二位且慢，待俺再往廟外尋來。」說罷，大踏步又走出廟門，四下一望，只見煙荒草蔓、鴉鵲無聲。細看一路草痕，雖有些踐倒的地方，卻獸蹄人跡，月光下辨不出來。看了一回，無可奈何，回身與虬髯、黃衫說知：「料想今夜無從尋覓，只好且待來朝分頭先把他下落探明，待到晚上行事。」虬髯、黃衫也無別法，只得無精打采的取道而回，同到花家暫歇。

空空兒見過隱娘、紅線，各道些別後事情，又說了好些抱歉的話。隱娘、紅線令飛霞、素雲拜見過空空師伯。空空兒見各仙俠多已收得門徒，獨有自己誤授匪人，又是懊悔，又是豔羨。黃衫客看過珊珊的傷勢，見他已經平復，放下了心。

殘宵易過，到了明日。珊珊已能起牀，參見過空空兒。細細問燕子飛的行蹤，並問他：「這一把劍究竟藏在什麼地方，人人尋他不到？」空空兒看珊珊雖是女流，卻生得英氣勃勃，暗想：「古人說的『天地靈秀之氣，不鍾男子』，這話真是有些意思。」看了一番，回答他道：「若問這孽障的去處，據黃衫道兄說起，看見他往西南而遁。若問他的仙劍藏在何處，說也奇怪，乃在臥榻底下小小一個地穴之中，所以眾人搜不到他，然穴中卻並無別物，俺曾問他何以藏放得這般縝密，他說：『因放在室中，夜間有霞光萬道照人眼目之故。』」珊珊道：「不信此劍竟有這般的利害，怪不得倚仗著他妄作妄為。如今，他既往西南而逃，西南通臨安大道，難保不竄往臨安而去，這便怎樣？」空空兒道：「小姐放心，俺今日即須出外打聽。只要曉得了他的下落，包管先將此劍收回，然後拿住這廝，送官正法。否則，俺有何面目見人？」黃衫客聞言，有意激怒他，道：「空空道兄，話雖如此，但恐要拿到他時，就是道兄自己出手也甚費力。須知道逢蒙學射於羿，既然盡羿之道，防的是逢蒙，遂不把羿放在心上，那時如之奈何？」空空兒不悅，道：「黃道兄，你言重了。俺雖不才，也是一個已成正果的劍俠。燕子飛到得那裡，難道俺收得他為徒，反拿不得他不成功？」虬髯公索性也激動他，道：「若論道兄的劍術，自然勝於令高足數倍。但你這一口紫電劍，卻防還勝不得令高足的青芙蓉。倘然交起手來，終是留心一二的好。」空空兒愈加不平，道：「青芙蓉果然是口好劍，俺的紫電誰見得就輸與他手？本當與眾道兄一同前往拿這孽障回來。虬道兄與黃道兄既是這樣說，俺今日且獨自一人前去，難道竟是不得成功。」口說著話，怒衝衝的向腰下掣出紫電劍來，臨風一晃，喊聲：「俺就此去去再來。」駕著劍光，劈空而去。隱娘、紅線欲待挽他，已是不及，抱怨二仙，說話激烈。黃衫客微笑道：「二位道姑與空空道兄在仙山上聚首的日子不多，諒還不曉他的性氣。要使此人做事，真是請將不如激將。若不引他火起，怎肯出力拿人。何況他們已做師生多時，怎能下得絕手，所以貧道與虬道兄不約而同，多要用話激他，看來此去必然有些下落。我們且待他回來再處。」虬髯公也是這麼的說，紅線、隱娘方知二仙語出有心，並非因他誤授歹人，傷了自己的和氣。我且按下慢提。

再說空空兒駕起劍光，負氣出了花家，一路只往西南而行。約有百里之遙，揀個山坡落下，向人問一問是怎麼地方，卻是臨安錢塘縣的屬地，叫做回燕坡。這坡三面是山，一面是錢塘江水，中間一條大路。路旁住著無數人家，多是靠山建屋而居，也甚熱鬧。空空兒想：「不知燕子飛可在這裡，如何這山坡的名字巧巧有個燕子，我且留心訪他一訪。」從未初起訪尋了半日有餘，杳無下落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心上邊納悶不過。走到一家酒樓上來，心想喝一碗酒，順便問問酒保。

甫進店堂，即有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大呼爹媽：「方才有個矮子吃酒不曾給錢，如今又有一個矮子來叫酒了。」空空兒聽了這一句話，心上大疑。因是一個小孩，不去理他。走上樓梯，揀副座兒坐下。酒保端上酒肴，空空兒取了一壺的酒，幾碟瓜果，餘的一概不用，吩咐拿去。一頭用酒，一頭問酒保道：「方才你家有個小孩，說怎麼『矮子吃酒不給酒錢』，那矮子是個怎麼樣人，穿何衣服？」酒保道：「客官用酒，小孩的話休要睬他」這是今天早上的事，小孩子不知人事，見客官生的身材也甚矮小，他說出這句話來，休要生氣。」空空兒笑道：「天下身材矮小的人甚多，生怎麼氣？只因俺正要訪個矮子的下落，所以問你，休得會錯了意見。」酒保道：「客官當真要問這個人麼？這個人是我們臨安人氏，二十來歲年紀，穿的是一身元色衣裳。今天大早晨進來吃了二斤的酒，一大碗麵，摸一摸腰無半文，硬要寫帳。小的因不認得他，問他名字，他說出燕子飛三字，拔步就跑。」

小的們是生長在臨安的人，燕子飛的面貌雖然不認得，他這聲名是沒一個不曉得的，乃是個飛簷走壁、殺人如草的劇賊。因此不敢與他計較，由他去了。客官問的矮子，諒來斷不是他。」空空兒假意答道：「俺問的果然不是這人。但那燕子飛既然如此橫行，難道本境的地方官不去拿他？」酒保道：「莫說本境太爺，就是客省的官長，凡是他鬧過案的，那一處不要捉他。去年不知在外省犯了怎麼重案，他在家中躲了好幾個月，沒有出頭。如今卻更了不得了，聞得又在山陰縣境屢次殺人劫物。山陰縣方太爺是個最嚴明、最幹練的好官，他案下有許多的著名馬快，卻也奈何這燕子飛不得。刻下又被他逃了回來，看來又是地方上百姓的晦氣。」空空兒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這燕子飛是十惡不赦的了。十惡不赦的人，除了自己的家裡，那一處可以安身？譬如今天早上在此飲酒，晚上卻住在那裡，不怕有人暗算？」酒保道：「本來他這裡有一個好友，名烏天霸，不時住在他家。兩個人合伙做事，現今卻

久不見了。這種人膽大包身，諒來住的不是客店，定是庵觀寺院。客官問他做甚！」空空兒把頭一點，道聲：「領教。」其時，酒也完了，算給酒資，別過酒保，下樓自去，心想：「此賊必定未曾遠走。」暗暗的又往各處尋訪了一回，怎奈又訪他不出。少頃，已是定更時候，遂借了一所客店歇下，且待明日再處。

到了明日，再往各處去尋，足足又是一天。這回燕坡的大街小巷幾乎一齊走遍，卻仍蹤跡毫無，不過聽得人說：「南邊街上有家富戶王姓，昨夜被賊用悶香悶住，合家上下偷去許多金銀，並殺死一個十七歲的女兒，已經報官請驗。」空空兒明知必是此賊所為，又氣又惱，是晚也不覓店歇宿。守至二鼓以後，駕起劍光，團團的只在坡前坡後往來。巡察到得三更已過，見正北上有一道青光，如飛的往東南而去。空空兒看得親切，正是子飛，急把紫電劍一催，緊緊趕來。將近趕到，這青光忽往下一落已不見了。空空兒收住了劍，在下一瞧，乃是一所茅庵。只有三間草屋，很不像個樣兒，暗想：「若然下去，向他說明要把仙劍收回，防他不允，動起手來，這種淺逼的地方豈是用武所在。何況他有仙劍護身，若便勝不得他，豈不是一場笑話？不如待他睡熟以後，應了虯髯公的戲言，先把仙劍神不知鬼不覺盜到手中，那時再行設法拿他未遲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在屋上輕輕一伏，看著下邊正中的那一間屋內。初時現出一線燈光，耳聽得有收藏銀錠的聲響，料定今夜不知又在何處偷盜。少頃，燈光熄滅，聲息全無。「空空兒又候了好一刻兒，方在屋面上揭起兩張瓦片丟下地去，試一試曾否已經睡熟，果然不見響動。他就放出平生本領，往著地下一跳。這身體真比落葉還輕，本來他的手段，黃衫客等眾仙之中算他最是靈便，並且還有一樣比眾不同的絕技，煉成一雙夜眼，能於暗處見物不爽分毫。這夜雖然月明如晝，屋裡頭究竟不甚透亮。空空兒下得地時，睜開神眼仔細一看，見屋後有扇小門，料是出入之所，推一推門得很緊。幸而門縫極寬，他便輕起劍尖向著縫中一撥，這門竟被撥開，挨身而進。卻就在佛座背後座上供的是一尊送子觀音，兩旁立著善財龍女，中間一張供台。子飛就睡在供台之上，鼾聲大作。供台四邊的地下，擺著香爐，燭台，乃是子飛睡在台上移下來的，其餘並無別物，不知寶劍藏於何處，想起他悅來店中所說，此劍夜吐光芒，恐防耀人眼目的話，疑他掘地埋在屋中。那地上的泥土卻又並無鬆動之處，教人卻從何處尋覓。

正在無可下手，忽燕子飛在供台上睡夢之中一個翻身。空空兒覺有一股冷氣直逼過來，打了一個寒噤，暗暗喊聲詫異：「今夜雖是天氣甚寒，但室中並無風至，如何冷得人毛骨悚然？」定一定神向台上一瞧，原來那柄青芙蓉劍，燕子飛用衣衫裹著，壓在背脊下邊。只因身軀翻動，露了些劍尖出來，頓覺寒氣逼人。空空兒看罷大喜，只恨壓得甚是著力，如何盜得到手？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將自己的紫電劍插在腰間，起左手持下幾根短髮，向燕子飛耳邊拂動。子飛朦朧之中，覺耳旁有怎東西作怪，一驚而醒，一骨碌跳將起來。空空兒只待他身體一鬆，右手即把芙蓉劍一抽，連著裹劍的衣衫，一齊取在手中，也不答話，左手急拔紫電劍，覷定燕子飛面門就是一劍。子飛一則黑暗之中，二則倦眼模糊，三則萬不料是師尊到此，竟把仙劍盜去，大吃一驚。急忙把頭一偏，將劍避過，喝聲：「是怎麼人，敢來盜俺燕子的寶劍？難道是不怕死麼！」隨手在黑暗中摸著地下的一隻生鐵香爐，舉起擲來。空空兒把身體一側躲過，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大罵：「我把你這孽障，好好傳你劍術，誰教你為非作歹？今日惡貫已盈，豈容你再在人前造孽！」說畢，又是一劍砍來，子飛聽是空空兒的聲音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硬著頭皮想要強辯數句，無奈劍已砍到，只得發一言，拍的一跳，跳出庭心，飛身上屋，始喊：「恩師饒命，弟子有話奉稟！」空空兒見子飛上屋，也把劍光一晃，趕上屋來，大喝：「你平日幹得好事，還有何說？」兜頭又是一劍。此刻在屋面之上，月光皎潔，子飛看得甚是分明，並不避讓，反伸手向著空空迎去。此名白手接刃，惟有慣家方敢冒險，也有竟被接得去的。幸得空空兒手敏心靈，見子飛赤手來迎，喊聲：「好個大膽的孽障，你敢在師長面前賣弄元虛！」頓時把劍一收，子飛接了個空，身體往前一磕，幾乎跌下屋去。明知方難對敵，盡著平生的功力，看準對面一個山峰拼命一跳，跳上山頭，七高八低的沒命亂跑。空空兒喝聲：「往哪裡走！」如飛的仗劍追來。究竟劍遁比步行神速，看看趕上，子飛慌了手腳，恰恰見山腳下有幾叢荊棘，一叢叢高與人齊，頓時情急智生，閉著雙眼，伸起兩手，蒙住頭面向山坡下一骨碌滾去，滾入荊棘叢中暫躲。空空兒也眼見他往山下滾的，劍光一逼，趕下山來。只因山坡下的荊棘遍地皆是，卻從何處去找。若說滾下的地方，必定有些披動的形跡，卻因子飛輕身之法已到十二分的火候，故此竟無半點破綻。搜了一回，也不知斬斷了多少荊棘，到底沒有搜得出來。空空兒連呼奇怪，搜夠多時，暗想：「今晚人雖沒有拿到，劍是收回的了。若與眾仙俠見面，也可交代得過。燕子飛縱然造惡，我與他師生一場，何苦定要傷他性命。不如回去與眾仙俠說知，再待他們去設法拿人，免得我究覺有些不忍。」想罷一番，慢騰騰的竟自移步去了。

子飛伏在荊棘叢中，良久不聽得坡內有人，探頭一望，見空空已去得甚遠，心下大喜，本來但想逃命，如今得了性命，又想起那柄芙蓉劍來：「必須設法取回，日後方有防身之器。否則到處要拿我的人甚多，倘遇能人如何抵敵？」躊躇了好一回兒，爬起身來搶行幾步，暗暗跟著空空走去，乘機想再用計取回。好在空空此時也是步行，子飛盡趕得上。不過並不露面，趕到天色大明，已出了錢塘縣界，深恨無從下手，又趕了一日工夫，方才到得花家。子飛站在別家口，直看他推門入內，認明路徑，始慢慢的走了開去。到得晚上，千思萬想：「要取此劍，除非依舊用個盜字，其餘別無良法。」因此放大著膽，守到人靜以後，折回原路。走至花家而來，施展工夫，輕輕的往屋上一跳，真果是聲息全無。

正要動手揭取瓦片投探消息，不得防月光之下颼的一聲，飛過一把雪亮的刀來。子飛喊聲：「啊呀！」低頭避過，咯啞一聲，落在屋上，接連著又是一把直飛過來，子飛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覷定刀背，一腳踢開。誰知第三把刀又至。正是：

赤手方嗟無寸鐵，當頭忽訝有飛刃。

不知這第三把刀子飛如何避法？且能盜回寶劍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